

2008 ASL  
中國語文  
卷一乙部



2008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模擬考試

## 中國語文及文化 高級補充程度 試卷一

### 乙部 閱讀理解考材

由梁頌佳撰寫

#### 考生須知:

- (1) 「閱讀理解考材」乃本試卷設問的依據，共有文章七篇。
- (2) 為便於設題，「閱讀理解考材」文章曾經刪改。
- (3) 考試結束後，毋須交回「閱讀理解考材」。

## 第一篇

生活中碰到甚麼書就讀甚麼書的人，並非少見。有人還很有道理地說：「我對甚麼書都有興趣，不知讀哪本好，反正撿到籃裏就是菜，開卷有益嘛。」

開卷一定有益嗎？其實不然。

史載：「太宗日閱《御覽》三卷，因事有關，暇日追補之，嘗曰：『開卷有益，朕不以爲勞力。』」宋太宗的「開卷」，指的是讀《太平御覽》。這部書是宋太宗爲了從歷代治亂盛衰中吸取長治久安之計，下令用了近七年時間編出來的，全書引用歷代書籍一千六百九十種，圍繞鞏固宋王朝的統治作了嚴格取舍。因此，宋太宗的「開卷」自然是「有益的」。

可是，如果片面理解「開卷有益」，以爲凡書皆可讀，不問書籍內容，不作選擇取捨，讀了便有益，那麼，被壞書引入歧途暫且不談，就是漫無邊際地讀益書，也往往使人濫用精力，收效甚微。《莊子·列御寇》篇有則寓言：一個叫朱泮漫的年輕人，甚麼都想學，爲了學會一門特殊的學問，他便變賣了家產，帶了一千兩黃金到很遠的地方拜師學殺龍技術。三年後，他學成回村，興奮地向人們吹噓殺龍的技術。大家笑問道：「甚麼地方有龍可殺呢？」朱泮漫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世界上根本沒有龍這種東西，他的本領是白學了。最近，有人作過個計算，假定一個學化學的人，他從年初就開始讀世界上發表的化學文獻，每周讀四十小時，每小時讀四篇，年終也只能讀完當年發表的化學文獻的十分之一，而且不一定讀的都是重要文獻。可見，不加選擇地開卷，總是事倍功半，益少害多。

英國作家菲爾丁說得對：「不好的書也像不好的朋友，可能會把你戕害。」

別林斯基說得更全面：「閱讀不適合自己閱讀的書，比不閱讀更壞。我們必須學會選擇最有價值、最適合自己所需的讀物的本領。」

## 第二篇

歐陽修在《梅聖俞詩集序》的開端說：「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。」所以世上傳流下來的詩，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」。古代的窮詩人爲甚麼能寫好詩呢？他認爲一個不得志的讀書人，多喜歡自己放浪在山巔水涯之外，「見魚蟲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」；加以內心鬱積 憂思和氣憤，發而爲哀怨，爲諷刺，「以道羈臣，寡婦之所嘆，而寫人情之難言」，其詩便「愈窮而愈工」。於是他得了結論：「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他這話雖是就詩人說的，其實也是就一切作家說的。

很明顯地，歐陽修所謂「窮」，是與「達」對稱的。窮是不作官，作隱士，這是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窮，以別於「達則兼善天下」的達。不做官則不必應酬，不必顧忌，可以嘯傲林泉，可以優游卒歲，可以從容不迫寫我胸中的雲煙丘壑，自然易工。一做官，則精力時間零碎分割，偷閒握筆，既無餘裕，這不能寫，那不能寫，又多限制，其或不得已而應景，不是流於空洞，便是陷於粗疏，自然難工。

陶淵明便是個最好的例子：他的精心傑作，並不成於作彭澤令之時，而成於不爲五斗米折腰，歸田園居之後。再看他在《歸去來辭》裏寫的：「童僕歡迎，稚子候門，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，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」這副派頭，那裏像個窮光蛋？如果他沒有下鍋米，又那裏會有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閒情？所以，窮與達的「窮」，實際上等於仕與隱的「隱」；窮與隱，在這裏是同義字。

若照這樣解釋，詩固可窮而後工；但也有工而不窮、和窮而不工的作家在。工而不窮的作家，不必找別人，歐陽修自己就是個例。他的詩詞都寫得很好，但爲文名所掩，後人遂重其文而忽其詩。窮而不工的作家更多：他們或由於假窮，身在山林而心懷魏闕，裝模作樣，釣譽沽名，以取巧投機之筆，寫矯揉造作之情，怎麼會工？或由於窮愁潦倒，縮短了視野，只爲自己宣傳訴苦，終日怨天尤人，忘記了自身以外廣大的世界，忘記了個人以外痛苦的群眾；雖有詩，如何能工？

### 第三篇

人生向何處去，亦可答稱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。生必有死，但人死後又向何處去？此一問題，乃從人生問題轉到人死問題，其重要性也決不在人生問題之下。

解答此問題者，可舉三說為代表。一佛家說。佛教雖起在印度，但其完成與暢行，則全在中國。佛教言，人死當歸涅槃，涅槃乃虛無寂滅義。一切現象，皆在寂滅中來，亦向寂滅中去。但人生歸向寂滅，事有不易。人身由地水風火四大合成，人死則四大皆空。但人生時有作業，此業則不隨四大俱去，仍留存有作用，於是佛家乃有輪迴之說。生前作了業，死後會仍回人世，如是則死生輪迴，永無終止，譬之如大苦海。故人生前，唯當減少作業，俾可逐漸超渡此苦海。先求出家，抱棄父子兄弟夫婦種種親戚關係，又須節縮衣食種種要求，把人生作業盡減少到最低度。尤須能轉換作業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方便幫助人同出此苦海，如是乃得逐漸回歸涅槃。至於消極自殺，如投身懸崖等，亦非正途，因其生前作業仍在，將仍不脫輪迴之苦。其次是耶穌教，上帝創世，亞當夏娃，犯罪被謫，降世為人。果能知罪修行，及其死後，靈魂仍可回到天堂。

耶佛兩教雙方之宇宙論及人生論各不同。耶教有上帝，有天堂，人生由天堂因犯罪惡墮落入塵世，故耶教對此人生，主張一種原始罪惡論。此塵世即是一罪惡論，必有一末日，受上帝之總清算。佛教則無上帝，無靈魂，只有此作業輪迴之苦海。佛教亦有往生極樂世界之說，但此極樂世界，實際即是一淨土，一涅槃，一切皆空，應非如耶教之天堂。

佛教入中國，已在東漢後。耶教更後，其流行，已在明代之末。中國人在此兩宗教傳入以前，自己另有一套信仰，此當以儒家教義為主。子路問死，子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孔子意，要懂得死後，先要懂得生前。生是此人，死亦是此人。若不懂得生前那人，又如何會懂得死後那人。然則人究竟是甚麼呢？孟子曰：仁者人也。大家總認此六尺之軀之此一我，卻並不宜實即成為一人。人必在人群中成一人，必在與其他人配搭下始成為一人。如嬰孩初生，若無父母養育，亦得其他人養育，否則此嬰孩如何得成人。其實，嬰孩成人，也只成了一我，還不得真稱成一人。自然生人，根本便是不完全的，或是男，或是女，各得一半。必男女相配搭，乃得再生下一代人。故中國人稱男女交媾為人道。無此道，也即無此人了。慈孝之道，老幼相顧，夫婦之道，男女相悅，此皆是人道，亦即是仁道。人在仁道中始成人。鄭玄說：仁者相人偶。這是說人與人相配搭始成仁，即猶說人與人相配搭始成人。從此義說下，亦可：人從人中生，亦向人中死。

## 第四篇

人類文明的進程越來越深刻地證明，科學技術是基本生產力，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。人類在認識和利用自然方面取得的每項重大成就，莫不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。人類的智慧的光芒四射的燈塔，經過無數科學家們的艱辛努力，正在不斷地透過層層疊嶂照耀到更高的峰之上。

20世紀是科學技術空前輝煌和科學理性充分發展的世紀，人類創造了歷史上最為巨大的科學成就和物質財富。20世紀前期相對論和量子論的誕生，50年代半導體技術的突破，20世紀中葉以來，原子能技術、空間技術、微電子與信息技術、生物工程技術、新材料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進展，極大地提高了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能力。知識經濟已初見端倪，新興產業層出不窮。人類正在經歷全球性的科學技術革命。

現在，世界科技發展又出現了些重大的新方向。物質科學的研究重點轉向極端條件下的物性和相互作用，為創造新材料、新能源提供了新的基礎知識；以分子生物學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術醞釀新的重大突破，為農業、醫藥和人類健康開闢了全新的前景；信息技術向最廣泛的應用領域進軍，同科技、經濟和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新的產業；認知科學、心理學和行為學的進展，為科技教育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推動；宇宙科學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宇宙起源和演化的認識，為了解物質結構和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統一圖景；地球科學愈來愈趨向綜合化，為人類探索、保護生態環境增加了新的能力。科學技術發展的交義性、前沿性、多樣性，科技知識空前快速的生產和轉化，推動了經濟社會巨大的進步。

新的科技革命，給各國人民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，也帶來了嚴峻挑戰。國家、民族，如果不緊緊跟上科技進步的時代潮流，不結合本國發展的實際努力提高科技水平，就會落後，就會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。

## 第五篇

經濟之道，說起來是很簡單而易於實行的，祇要能夠遵守下面三個原則，你就是經濟有辦法的人。第一，你的收入，不論多少，切勿消耗它的全部；第二，一切用途，都以使用手頭的款子為主，千萬別賒欠任何物品或與人發生借貸關係；第三，尚未到手的錢，不得列入消費項目之下。這即是使用金錢的法則，使你永遠不致鬧虧空；反之，若是收支不列預算，隨來隨用，用就完全不合乎經濟之道了。

著名的經濟學家白鏗這樣說：「你如想脫離貧困的生涯，你決不可消費你的收入超過半數以上。」實際上在英國的各階層中，多數人的生活，皆消費其收入的全部，或竟超出其整個收入，因此常得負債的結果。上流社會人物，通常欲保持其在社會上的地位，大抵力事排場，不惜盡耗其收入，即使中等階層的人，亦爭趨效法上流社會份子的所為，圖取快於一時，以致收入的全部，往往不足供其揮霍。目前英國各大都市中所謂中上階層人物，負債者十居七八，亦可說是世風日下的結果。

社會的改造，始於每一構成社會的份子，所以，一個人改善他的本身，實為人生第一職份。作為一個人，無有不能以各自的能力，去戰勝人世間種種困難的境遇的，除非他自暴自棄。

## 第六篇

許多藝術天才都像梵谷，做「不得已的遊蕩者」。在他們的遭遇裏，社會好比是一個個的方格子密排而成的：家庭是個小方格，職業是個小方格，婚姻、朋友也是。而他們是龐大的多角形，無論擺在那個方格裏也不合適。他們，像梵谷，不會做人子，不會做丈夫，不會做朋友，也不會做部屬，只會做藝術家，拙於一切而只精於繪事，失歡於人間而獨得妙旨於畫布，這種人是命定的坎坷。

他們，像梵谷，都有一份執 的精神，看似渾渾噩噩，一旦抓住某項東西就死不放手，直到既精且能，出神入化。這是藝術家的精神，也是科學的精神，有此精神的人，看似傻，實不傻；而世上那些滾動 不生青苔的石塊，看似聰明，其實未必聰明。但做後面這種人，庸庸碌碌，無所得亦無所失，做前面那種人，縱所得甚多，同時損失也十分慘重！所以，為庸人易，為天才難！

忘記是那位說的了：藝術家只有用最少的精力去應付生活，才能用最大的精力從事創造。善哉言乎！詩人拿刮鬍子的功夫移用於觀察和想像，以致囚首垢面。天才若僅只是這樣，則危險不大，痛苦不深，還帶 喜劇的意味，梵谷不然，他遠遠的超過了這個限度。他沒有做人的一切快樂，他在五倫之間全不得意，何以故？「藝術」不准他。歷史上偶然也有春風得意的藝術家，但那不是梵谷。梵谷是藝術的奴隸，是藝術之神的一件工具，他的工作成果儘管豐富，本身一無所有。這樣的「人」焉得不瘋？

看過梵谷傳，使人暗想：「幸虧我是個庸人！」庸人有許多特權，不但可以坐享藝術家的成就，還可以侮辱藝術家的心血，如梵谷當年所遭遇到的。羅素曾經表示：藝術家比起科學家來處處吃虧，設有一人看不懂相對論，他會判定是由於自己的程度不夠；但若他看不懂一幅畫，馬上批評這畫不好。我們希望最好的作品能雅俗共賞，事實上卻不盡然，韓文公「大慚大好，小慚小好」，白居易「僕之所重，時之所輕」，梵谷把心肝嘔出來，看見的人說那是不能消化的豬肉，人當此境，焉得不瘋！

看梵谷的畫，叫人「戰慄」。他用的彩色那樣濃、那樣壯麗，那線條的詭奇，是把宇宙重新組織過的，他強烈的主觀扭曲了一切物相，使人為他的固執所困擾、惶恐。他畫的天空似是幾萬萬年前或幾萬萬年後的模樣，那時地球尚未凝固，或是正在銷溶。那樣的畫，不但畫的人要瘋，看的人也要瘋！

悼念梵谷，令人默祝「庸人」的水準普遍提高。只有大家靠天才略近一些，今後這樣的悲劇才可減少。

## 第七篇

漢字究竟起源於何時呢？我認為，這可以以西安 半坡村遺址距今的年代為指標。半坡遺址的年代，距今有六千年左右。我認為，這也就是漢字發展的歷史。

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，以紅質黑紋的彩陶為其特徵。其後的龍山文化，則以薄質堅硬的黑陶為其特徵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，和器物上的花紋判然不同。黑陶上也有這種刻劃，但為數不多。刻劃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，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，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。我國後來的器物上，無論是陶器或者其他成品，有「物勒工名」的傳統。特別是殷代的青銅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劃文字，和這些符號極相類似，由後以例前，也就如由黃河下游以溯源於星宿海，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，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，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。

同樣值得注意的，是彩陶上的花紋。結構雖然簡單，而筆觸頗為精巧，具有吸引人的魅力。其中有些繪畫，如人形、人面形、人 長衫形、魚形、獸形、鳥形、草木形、輪形（或以為太陽）等等，畫得頗為得心應手，看來顯然在使用 柔軟性的筆了。有人以為這些繪畫是當時的象形文字，其說不可靠，當時是應該有象形文字的，但這些圖形，就其部位而言，確是花紋，而不是文字。

在陶器上既有類似文字的刻劃，又有使用 顏料和柔軟性的筆所繪畫的花紋，不可能否認在別的質地上，如竹木之類，已經在用筆來書寫初步的文字。只是這種質地是容易毀滅的，在今天很難有實物保留下來。如果在某種情況下，幸運地還有萬一的保留，那就有待於考古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和幸運的發現了。

總之，在我看來，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劃符號應該就是漢字的原始階段。創造它們的是勞動人民，形式是草率急就的。